拓扑视域下：陈赞一微型小说中的生存循环与空间折叠

孙新运

孙新运 1966 年 9 月出生，辽宁省丹东市人，获沈阳师范大学学士学位，获辽宁大学文艺学硕士学位，曾在辽宁师范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辽东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出版专着《蔡楠小说论》《解读杨晓敏》《孙新运评论集》，发表过 30 余篇学术论文，主持过多项省级研究项目。

中国修辞学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2013 年获得金麻雀奖理论类提名奖，被评为 2013 年中国小小说十大热点人物。

一、拓扑理论与微型小说的空间叙事适配

空间叙事是以空间为载体的叙事方式，将空间从故事的背景提升为前景，成为表达情感、传递价值的主体。凭借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这三维空间构建一个或一套系统，使得读者可以获得轻松流畅的阅读体验。让读者从被动阅读变为主动参与，通过设计角色代入、任务系统和数据回流，让读者成为故事的共创者[1]。

微型小说的空间叙事，就是把故事紧紧锁定在特定空间里，让空间不光是背景，还成了推动情节、蕴藏深意的关键。比如《何月满》就把故事发生的地点，放在只有三十平尺的残破简陋的烧腊店中。又如《故事集》将故事发生的空间锁定在公墓的墓碑前。空间本身就是

[1]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 277 页。

压力源，这些空间里的细节直接逼出了人物的冲突。它不用换太多场景，往往就在一个封闭而狭小的地方，《何月满》中客人的牢骚与店里伙计的共鸣，《故事集》中父子在公墓墓碑前的对话，全跟着空间的节奏走。而且这种叙事会让空间逻辑特别严密，比如《何月满》开头说中秋节的晚上圆圆的月亮在天空高挂，结尾时何月满说:“对啊，我是八月十五出生的。”[2]首尾呼应，形成了完整的闭环。通过空间的小折射出大主题，一个狭小残破简陋的烧腊店就表现出底层生活的落寞与困窘，不用过多地描述背景，空间本身就把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揭示得淋漓尽致了。

（一）拓扑构型的空间本质与微型小说的叙事尺度契合

拓扑构型的空间本质，是关注空间在连续变化下保持不变的性质，而不关心空间的具体形状和大小[3]。拓扑构型的空间本质与微型小说的叙事尺度的适配并非偶然，它们的契合点就蕴含在拓扑构型独特的无尺度特性之中。拓扑构型不被具体大小、长短束缚的空间本质，正好与微型小说以小见大的创作理念形成了精准的对接。

1.拓扑构型的无尺度特性与微型小说以小见大的叙事特点契合

拓扑构型的无尺度特性，即不受固定的空间的大小限制，[4]即使狭小的空间也能蕴藏宏大深广的理念，与微型小说以小见大的特点非常契合。比如《虾》以一个微小的切口切入，周老师去市场买虾，遇到学生小莲的母亲连已经死去的便宜虾也不舍得吃，还动手打了小莲。

[2] 陈赞一：《一点道理》，加略山房有限公司，2000 年，第 4 页。
[3] 马克·阿姆斯特朗著，孙以丰译：《基础拓扑学》，2019 年，第 7 页。
[4] 尤承业编著：《基础拓扑学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7 页。

作者通过这种拓扑式的拓展，表现出底层人们的生存困境。作者运用短小的篇幅、很小的切口，反映重大主题的写作手法，就是拓扑构型的无尺度特性在微型小说创作中的具体表现。

2.空间压缩：拓扑映射下微型小说叙事尺度的边界弹性

拓扑映射是一种连续的特殊的映射，这种映射能够保持拓扑空间的某些重要性质不变。[5]空间压缩以拓扑映射这种独特的方式，使微型小说微小叙事具有很强的边界弹性。如《人生的寻索》中的丈夫一直在睡房里翻找，存折、钥匙、公司印鉴、结婚证都不是他要找的，他也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当他走出睡房时，大厦停电了，眼前一片漆黑。这个故事是被压缩在很短的篇幅内，叙事空间也就是狭小的睡房，作者通过拓扑变形，使简短的文字，狭小的空间容纳了远远超过物理空间的重大的主题，让微型小说的篇幅与空间的狭仄，不再是叙述的短板，而是以深刻哲理为焦点的放大镜。

3.空间本质与叙事尺度契合的具象呈现

拓扑构型的空间本质与微型小说叙事尺度的契合不是高大上的理论推演，而是被文学创作践行的具体可感可以触摸的文学实践。比如《爱》通过花盆从高空落下的一个具体场景，表现出母亲和路人的不同反映，表现出母亲对孩子无私的爱，让读者感受到短小的篇幅中隐藏的深刻的隐喻。又如《一步》中志威踩蟑螂，差一点就踩中了，志威说：“真不够运，差一步才踩死牠。”蟑螂说：“真够运，差一

[5] 伏·巴尔佳斯基，伏·叶弗来莫维契著，裘光明译：《拓扑学奇趣》，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页。

步就被他踩死。”[6]通过这个浓缩的场景，使拓扑空间中的无尺度特性沉陷在短小的叙事中，成为可感知可触摸的文学具象。

（二）同构映射对微型小说空间关系的破译路径

同构映射在数学领域中是指两个代数结构之间的运算后一一对应的双射[7]。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同构映射是指不同文学元素或文本与现实间，保持核心结构与情感逻辑的精准对应。实际上同构映射就是用拓扑理论的空间逻辑，解读文本和微型小说空间关系之间的契合。使拓扑理论中的空间的折叠与边界的消融，与微型小说中狭仄的物理空间与人物的精神空间形成对应。如在《成长》中叙述了从甲乙丙丁戊子丑之间能量转换的链条，作者运用拓扑的同构映射，把抽象的生存循环变成了可感知的具体的人物命运，让抽象的主题有了具象的解码。拓扑学的空间连续性的性质，映射在微型小说中繁杂的空间之中，蕴藏着的生存循环的核心。

1.意象集群的同构映射对微型小说中空间关系的拓扑解码

意象集群是指微型小说中围绕主题或情感，相互呼应、层层烘托的一组相关意象的集合。[8]意象集群作为多个同源意象构成的完整系统，恰好是拓扑同构映射的核心载体。比如在《忽然不见了》中，多次出现棉絮这个意象，串联了主人公童年天真时、甜蜜初恋时、坟前伤痛时的情景，组成了意象的集群。这些意象集群之间的联系，就是通过拓扑的性质解读微型小说的具体实践。陈赞一微型小说中反复出

[6]陈赞一：《死亡死亡》，加略山房有限公司，2002 年，第 86 页。

[7] 伏·巴尔佳斯基，伏·叶弗来莫维契著，裘光明译：《拓扑学奇趣》，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9 页。

[8]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 235 页。

现的意象集群，成为了连接抽象拓扑逻辑与具象空间关系的关键纽带。

2.边界对应的拓扑不变性对微型小说双重空间的映射

拓扑理论中边界对应的核心价值，在于其蕴含的拓扑不变性，即便空间形态发生连续变形，边界的对应关系与核心逻辑也不会被破坏，[9]这恰好为解读微型小说里的双重空间映射提供了关键切口。陈赞一的创作中，现实空间与隐喻空间的边界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对应，比如《生意》中讲述了韩蓼一直在做生意，他的太太与生意伙伴有染，他都不知道孩子是不是自己的，为了生计，他依然与生意伙伴合作。后来他与妻子离婚，孩子也没要，与合作伙伴也分开了。当有人问他，以后怎么打算，他回答还是要努力做生意。作者把韩蓼知道太太与合作伙伴有染前与知道他俩有染后，与妻子离婚前和与妻子离婚后的边界进行对照，与生意伙伴分开前与生意伙伴分开后，时间地点都发生了变化，进行了重叠，韩蓼的生活轨迹依然没有断裂，印证了拓扑的不变性在双重空间映射中的重要性。

3.认知坐标的映射重构：拓扑解码对空间关系深层逻辑的揭示

拓扑边界的不变性特征与微型小说创作中的意象集群的相互映射，使拓扑的解码功能不断加强[10]，它不但能解读微型小说叙事空间的表面现象，还能够对认知坐标的映射进行重构，能对微型小说叙事空间的深层隐喻进行准确解码。陈赞一博士的微型小说创作，往往通过表面简单的故事叙述，蕴藏着深刻的哲理，读者可以通过拓扑空间

[9] 伏·巴尔佳斯基，伏·叶弗来莫维契著，裘光明译：《拓扑学奇趣》，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10] 尤承业编著：《基础拓扑学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的折叠，对认知进行重新的组合，更好地对作品的深层意蕴进行清晰地解读。比如在《天窗》中爷爷说要把本来细小的天窗弄大，却领着小光走到大自然中，表面上是说把天窗变宽了，让小光看到更大的天空。其实是把扩大天窗延伸到放宽视野，打开格局，表现出主人公精神的飞升，更揭示出作品中的深层次的隐喻。

（三）折叠与循环：拓扑特性在微型小说叙事空间中的契合点

拓扑的折叠的特性[11]，精准地契合了微型小说的空间叙事，由于篇幅的限制，微型小说的宏大叙事受到很大的局限，拓扑的折叠性可以用小的空间最大化地扩充容量，正好契合了微型小说的以小见大的特性，扩展了微型小说的叙事空间。

1.折叠拓扑用最小空间承载最大逻辑闭环

微型小说创作的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能在极短的篇幅，容纳完整的故事，深刻的主题。拓扑的折叠性能够有效地解决微型小说创作中的这个短板，它可以把不同的时空折叠起来，把以前遥不可及的时空节点放在同一狭小空间里的，使小小说最大化地增容。比如《噩梦》把周三妹几十年的恩怨，压缩到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把叙事空间挤压到周三妹的客厅中，用最小的时间和空间叙述了周三妹的心路历程，大大提高了微型小说的容量，提高了微型小说的叙事效率。

2.循环拓扑通过重复延伸叙事主题

循环拓扑能化腐朽为神奇，能够使微型小说的重复叙事，摆脱繁冗拖沓之感，成为延伸主题的神奇手法。比如在《一生》中，作者一

[11] 尤承业编著：《基础拓扑学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0 页。

直在重复叙述驾电梯老伯开关电梯，人们上下电梯，出入电梯。驾电梯老伯领薪水，交租，买米，起床，睡觉，淘米，烧饭，吃饭，喂养小花及小花一代一代的孩子，最后驾电梯的老伯去世了。这些重复的语句和相似的场景并不是冗赘的简单重复，而是在重复中深化了主题，藏进了深刻隐喻之意，通过留白的运用，延伸和升华了主题。

3.折叠和循环与微型小说的封闭叙事的适配

微型小说需要在很短的篇幅中完成叙事，要在尺寸之间，把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的塑造，主题的揭示，哲理的蕴藏都完成，这是很难完成的任务，这就是所谓的封闭叙事。这种封闭叙事，需要在微小的时空中完成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系列任务，要保证微型小说的故事情节的充分展开，主题的深刻嵌入。这就需要拓扑的折叠性与循环性提供结构的支持。比如在《噩梦》中，星期一周三妹的儿子建业说星期日要为爸爸庆贺九十岁生日，周三妹先是沉默，然后抱怨，最后摇头。那集聚了几十年的怨恨一时涌向心间，她很矛盾，很不安，晚上也睡不着。星期四晚上建业打电话说爸爸去世了，星期五凌晨周三妹还没有睡觉，她一会觉得这种人死了最好，一会又愧疚如果早点让建业去看他，他也许不会死。周三妹不敢睡觉，怕做噩梦见到建业死去的爸爸。作者把持续了几十年的恩怨纠葛，放在星期一到星期五这几天中完成，这就是通过拓扑的折叠与循环完成微型小说小而全的以小见大的叙事。

二、陈赞一微型小说中生存循环的拓扑具象

陈赞一的微型小说底层人物的重复的生存镜像，人们的生活被无

形的命运锁住，一直在期盼和失望中循环着，作者通过这些生活的循环表达出命运象征与隐喻。陈赞一微型小说里的底层人物的生活轨迹，命运的循环，不是通过抽象的概念表达出来的，而是通过拓扑学的特性具体地表现出来的。比如在《淘汰》中，何祥胜一直在淘汰堂弟何家胜，在临终时对儿子说：“我一生都比别人跑得快，却跑不过时间老人了。”何家胜一生都在被堂哥淘汰中，在临终时对儿子说：“我这一次被时间老人淘汰出局之后，就不会再被别人淘汰了。”[12]人们被无形的力量锁住，在生老病死的圈子里打转，表现了人们在生存困境中的宿命感。

（一）莫比乌斯环：生存循环的拓扑结构原型与微型小说叙事闭环

拓扑学里最经典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莫比乌斯环，莫比乌斯环也是拓扑学发展的关键驱动力[13]。拓扑学是研究图形不管长短和角度的几何图形，都能够在弯曲、拉伸、缩小等连续变形后，保持不变的连接关系。拓扑学的主要性质就是莫比乌斯环的单侧性、不可定向性，在微型小说的创作中，莫比乌斯环能够把抽象的拓扑逻辑转换成循环和空间折叠的关系，能够创建具象的模型，让读者更容易理解，更能够挖掘微型小说的深刻内涵，从短小的题材，很少的文字中挖出深刻的主题与哲理。

1.单侧性与无边界性：莫比乌斯环拓扑属性对生存循环的结构支撑

[12] 陈赞一：《陈赞一微型小说变奏》，加略山房有限公司，2014 年，第 62 页。
[13] 尤承业编著：《基础拓扑学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74 页。

莫比乌斯环的单侧性与无边界性，具有没有内外明确分界，只有一个连续曲面的拓扑属性，就像陈赞一的微型小说中人物的生存困境，好像还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但是就是走不通，走着走着又回到了原点，一直在困境中打转。例如《生意》中的韩蓼，他就是靠做生意养家糊口的，他有一个长期合作的伙伴，但是他的太太与合作伙伴有染，读者都觉得韩蓼赶紧与合作伙伴分开，但是韩蓼为了生意，为了家庭，依然坚持与生意伙伴合作。读者都感觉要不就和太太离婚，韩蓼终于和太太离婚了，连孩子也没要，因为他不知道孩子是不是他的。与合作伙伴也分开了，读者为韩蓼长长舒了一口气，但是韩蓼还是在做生意。客观来看，韩蓼好像应该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当韩蓼要走第二条路的时候，就发现这条路是不通的。他只有在被锁定的做生意的路上徘徊打转，而在这条路上还找不到出口，他只能在唯一的这条路上期待、失望、追求、失落。莫比乌斯环为陈赞一微型小说浇铸了无限封闭的生存循环的无法破解的结构骨架。

2.微型小说叙事闭环与莫比乌斯环的同构性

莫比乌斯环与微型小说叙事闭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微型小说叙事上的闭环不是简单的首尾呼应，其中包含了一个过程，微型小说的叙事经历了类似莫比乌斯环那样的 180 度扭转及粘连，其中经历了叙事的反转，情节情绪的叠加，融入了深刻的思考与奇妙的呈现。比如《编修》的开头就写志诚看到照片中倩云的笑容，心中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然后通过一张张照片回忆他与倩云以及倩云的丈夫仲文之间的过往。志诚一直想拍一张倩云正面照，又想拍不到倩云鼻梁上的

那颗痣，但是他一直也没有做到。志诚觉得二十年来仲文逐渐苍老了，而已经是三个女儿的母亲的倩云还是那么漂亮。然后作者介绍本来是倩云叫影楼同事制作一辑她和仲文合影的照片秀，准备在仲文丧礼上播放，但志诚坚持亲自替她做。可能倩云还不知道志诚为什么这么拼命工作，为什么现在还没有结婚。就像倩云鼻梁上的那颗痣，是志诚一生的遗憾。志诚把倩云的照片扫描到电脑上，用软件抹去了倩云鼻梁上的那颗痣。小说从志诚编修照片内心的酸溜溜的感觉，到结尾说出编修的照片要在仲文的葬礼上播放，还抹去了倩云照片中鼻梁上的痣。看似结尾又回到了原点，但是其中包含了志诚回忆往事及心理的变化，他终于抹去了心中的遗憾，终于要大胆地追求幸福。莫比乌斯环的性质让故事情节经历了拓扑反转，然后形成了叙事的闭环，完成了人生意义的叠加。

3.生存循环的拓扑逻辑在叙事中的具象呈现

陈赞一的微型小说中表现了底层人物的生存循环，他们一直在叙事的闭环里努力挣扎，但是最后又滑回原点。看似他的微型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一致是从起点到终点，或者说起点就是终点，也可以说终点就是起点。但是在闭环叙事中，经历了类似莫比乌斯环的反转。在陈赞一的微型小说的情节发展轨迹中主人公的命运发展不是直线型的从起点到终点，而是主人公的每次努力和挣扎都是沿着莫比乌斯环的单侧曲面滑回原点[14]，就像滑落到深井的青蛙，每次跳跃与挣扎，最后都会再次落到井底一样，把抽象的拓扑闭环在微型小说创作实践中，

[14] 尤承业编著：《基础拓扑学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74 页。

变成了读者可以感知的主人公命运的轮回。

比如《重担》中的叶知行下班回家发现厅中堆了一大堆砖头，原来是他的太太翠琴觉得建筑商的清场费 2000 元太贵了，想让叶知行自己把砖头搬走。叶知行是一位语文教师，下班后要批改大量的学生的作文，要参加教会的各项事务，要批改学生的测验试卷。由于事情太多，没有很好地准备新课，靠多年积累的经验糊弄过去了。他休息不好，压力太大，叶知行在祷告的时候不能集中精力，内心愧疚不已。日复一日的疲于奔命的生活让他疲惫不堪，儿子缠着他讲故事，太太翠琴多次催他搬砖头，都没有好脸色了，不理睬他了。即使是十二天的圣诞假期，也是参加教会事务，参加老朋友老同学的聚会，给学生补课，探访父母。叶知行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睡在厅里，胸口压着砖头。他终于给建筑商打电话，让他们搬走砖头，但是建筑商坐地起价，他花了 2800 元，让建筑商搬走了砖头，他去书店买了十来盒讲故事的录音盒带回家。这篇微型小说以厅里的一堆砖头开头，结尾是叶知行实在没办法又多花了 800 元钱，让建筑商把砖头搬走了。看似是从起点到终点，其实起点就是终点，小说的终点又滑回了起点，但是其中藏着叶知行努力挣扎的过程，作者通过莫比乌斯环让读者看到底层人物虽努力挣扎，但也不能逃脱人生的循环。

（二）锚点重置：循环中个体存在的拓扑不变性与身份折叠[15]

日常生活中有一种现象就是当一个人做了一件错的事情，大家就觉得这个人永远是坏人，这种现象叫做过度概括，在逻辑学中叫以偏

[15] 伏·巴尔佳斯基，伏·叶弗来莫维契著，裘光明译：《拓扑学奇趣》，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0 页。

概全。在文学的创作和欣赏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在开头就过早给人物下了结论，或者是“好人”或者是“坏人”。其实，这是不科学也是不客观的。莫比乌斯环撑起了生存循环的拓扑结构，但是生存循环中有无数个体，根据拓扑学中的莫比乌斯环的性质，这些个体在生存循环中不停地流转，并且具有天然的不变性[16]。在微型小说中，人物的身份和经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要想保持拓扑的不变性，也就是保持个体的想法和性格一致不变，那么读者就要不断地重置锚点，调整自己的天平，重新审视个体人物不变的初心与坐标。

1.锚点重置：个体存在的核心坐标恒定

在生命循环中，个体在不断地变化着，拓扑学的性质决定个体在不断地变化中保持本心的不变。微型小说创作中，主人公的身份、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变化，要保证个体存在的坐标不变，就要靠锚点重置，用调整锚点，来保证在生存循环中个体存在的不变。

如在《算不了什么》中，何可仁在茶馆看见一篇报道上说，一个建筑工地的升降机下坠，死了七个人。就和不太熟悉的同桌的黄伯说了这篇新闻，黄伯觉得死七个人算不了什么，还说曾经有一次火警死了上百人呢。何可仁也接着说，非洲一年不知饿死多少人呢。黄伯继续说，从前打日本的时候，打死的也不知道多少人。何可仁继续发挥说，地球上分分秒秒都在有人死，四十亿人死掉一两亿也算不了什么。何可仁吃完猪肠粉，结账离开，在他过马路的时候，一辆闯红灯的汽

[16] 马克·阿姆斯特朗著，孙以丰译：《基础拓扑学》，2019 年，第 55 页。

车和他撞个正着，他倒在地上那一刻，脑海中出现了那么多温馨的画面，他真的不想死。第二天早上，黄伯喝着龙井茶，发现报纸的左下角有一则细小的新闻，说一名叫何可仁的男子，在一宗交通意外中身亡。黄伯心想，一个男子交通意外身亡，算不得什么，报纸还报道出来，可见最近也没有什么消息可报道了。从何可仁和黄伯议论工地事故死七个人算不得什么，到黄伯心想一个男子交通意外死亡，算不得什么，在这两件事情中，对生命的漠视的态度没有改变，作者在创作这篇小说的时候，就不断地重置锚点，跟上情节反转的步伐。当何可仁被撞倒地后脑海中出现与家人在一起的温馨画面，和对生命的留恋，表现他漠视他人生命，珍视自己的生命，直戳人心，凸显了主题。

2.身份折叠：循环中多重自我的边界消融与内核统一

在微型小说创作中，在生存循环中，主人公往往以多重自我的形态出现在作品中。从拓扑学的视角来看，身份折叠能够使多重自我融为一体，没有撕裂和错位，[17]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内核是统一的。身份折叠就像莫比乌斯环一样，莫比乌斯环只有一个面，不管怎样旋转拉扯，最后在莫比乌斯环里的任何事物都会在同一面中成为一个连续的整体。

《算不了什么》中的何可仁，在茶楼喝茶，与黄伯议论建筑工地升降机下坠导致七人死亡，又牵扯到火警死了上百人，非洲每年都饿死不知多少人，打日本时不知死了多少人，认为地球上那么多人，死一两亿人都算不得什么。这时何可仁是一个局外人，是一个观火之人，

[17] 马克·阿姆斯特朗著，孙以丰译：《基础拓扑学》，2019 年，第 25 页。

他把话说得轻飘飘，漠视他人的生命。当出现交通事故，被撞倒地的时候，他是受害者，是当事人，当他面对死亡时，他是那么留恋生命，留恋家人。何可仁的身上折叠了这两种身份，但是这些被折叠了的身份并不矛盾，也并不混乱。通过身份折叠完成了生存循环中的边界消融和内核的统一，更体现出人心的冷漠与无情，对于生死态度的双标。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黄伯也面对生死，他的心理会怎么想，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身份的折叠？

3.锚点重置具象化生存循环里的身份困境

陈赞一微型小说中常常表现底层人物在现实中的生存困境，并且这种困境不管主人公怎样挣扎，都找不到出路的。在这种挣扎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断变化中，在主人公命运多维度解析中，锚点重置使微型小说主人公在生存循环中的生存困境变得具象可感了。

比如在《剥皮》中，在长发姑娘眼里，在警察眼里，小贩是在剥野雀的皮。在读者的眼中，陀地和小贩管理员是在剥小贩的皮。小贩卖野雀的钱，除了被陀地抢去的，除了给女儿买面包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小贩卖野雀不过是为了温饱而挣扎，他挣扎的结果是女儿连一口面包都吃不稳当。小说的结尾是小贩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抱着女孩就跑，但是警察抓住了女孩的衣服，女孩呜呜地哭，野雀在笼子里吱吱地叫。在主人公生存循环中的身份困境的多维度分析中，通过锚点重置，表现出主人公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摆脱困境，使小说的主题更加鲜明深刻，哲理性更强。

（三）因果嵌套：生存循环作为存在困境的拓扑具象表达。

陈赞一微型小说中表现主人公的生存困境，分别从个体的内部和外部进行揭示的。在揭示个体内部的困境时，是通过锚点重置和身份折叠来完成的，对个体外部生存困境的分析就要靠因果嵌套来分析了。

1.因果嵌套的拓扑逻辑：结果先行对存在困境的闭环式锁定

传统的因果关系的是单行的，A 是因，B 是果，从 A 到 B，就完成了因果逻辑的简单循环。而因果嵌套是层层递增的过程，原因是 A，结果是 B，从 A 到 B，再从 B 到 A，并且是层层升级，不断缠绕的。在这种循环当中[18]，变化却不大，很多闭环互相嵌套，像莫比乌斯环一样层层环绕，破坏了传统因果关系的先后顺序，出现了因果倒置的现象。

比如在《一生》中，驾电梯的老伯开电梯门，关电梯门，取薪水，交租，买米，起床，睡觉，日子在无限的重复中像复制一样循环着，这种不断循环就是因果的嵌套，形成了自我强化的因果循环。这种循环纠缠在一起，不断地撕扯，分不出因和果的顺序，找不出头尾，找不到入口，更找不到出口。驾电梯老伯的死亡，根本不是闭环被打破，而是闭环不再重复，完成了生存循环，也完成了空间折叠。

2.微型小说中因果倒置的具象化呈现

陈赞一的微型小说以因果倒置的方式，打造出没有任何突破可能的闭环的生存困境，这些闭环的困境反过来压制个体的努力与挣扎。这种因果嵌套，颠倒了因果原有的次序，并且不停地循环缠绕，使个体的努力都成为徒劳，只能使个体陷入更深的困境中。

[18] 尤承业编著：《基础拓扑学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30 页。

比如在《热线》中，温程远是 7 号热线咨询师，在白天工作中，为许多出现情感困境的人指点迷津，深受咨询者的信赖和喜爱，他本人也因此而沾沾自喜。晚上下班回到公寓，他在信箱中发现已经离婚的太太催要赡养费，他打开 XO，喝了几口，他突然想找人谈天，弟弟忙，他又打电话给妈妈，突然又不想和妈妈说了，电话本上无数认识的人的电话号码，他又觉得这样的话题不能和熟人谈，最后他拿起电话，找 8 号热线咨询师谈天。温程远从白天的为他人解忧的咨询师，变成晚上需要找咨询师排忧解难的人。也正是因为白天为别人排忧解难，使自己心里成为不健康情绪的垃圾场，产生了晚上要向别人倾诉心中的垃圾情绪。也正是因为心中的负面情绪的垃圾场，他才需要在白天的时候自欺欺人地为别人排解更多的垃圾情绪，形成了封闭的恶性循环。

3.因果嵌套强化生存循环的无解性

因果嵌套，不是传统因果那样的直线型，而是层层叠叠很多种因果缠绕在一起，越勒越紧。陈赞一笔下的底层小人物所追求的并不多，无非就是对活下去的本能需求，而困住这些底层小人物的正是他们活下去的本能需求。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想让自己活下去，而这种最低廉的需求和努力，恰恰把自己困在无解的闭环里。

比如在《无余》中，水族箱就是一直逃不出去的生存闭环，就是生存循环的无解性，石斑鱼为了活下去，绞尽脑汁地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挣扎，正是这些挣扎使它们陷入了因果嵌套中，最终指向逃不出的生存循环中的无解。

三、陈赞一微型小说空间折叠下的日常生存闭环

空间折叠下的日常生存闭环，是指现代都市人把自己封闭锁死在由他们自己搭建的囹圄之中，就像成语作茧自缚所描述的境遇，蚕为了保护自己，吐出丝线包裹自己，丝线凝固变成了坚硬的壳，确实是保护了自己柔软的躯体，同时也使自己被困在这个壳中。现代都市人生活在折叠的空间中，不停地重复着目前的生活状态，被围困封锁在生存的循环中。

（一）日常空间的拓扑折叠：微型小说中生存闭环的物理边界重构

在陈赞一的微型小说中，日常的物理空间经常会在拓扑学的意义上发生折叠，人们生活的各个场所，会发生变形或者折叠，这些场所的物理边界也随之而发生扭曲或变形，甚至是被重新构建，使原本就自成循环的日常生活更加锁死在封闭的空间中。

1. 日常空间边界的拓扑消融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家就是人们温馨的港湾，是让疲惫的心灵停靠的精神码头，工作单位就是我们工作打拼赚钱养家维持生存的场所。我们在家里可以尽情释放对家人的情感，在工作单位发挥自己的才能努力打拼。但是在现代都市中，在越来越大的压力面前，发生了空间的折叠，本来在家里的负面情绪会被带到工作场所，工作场所的压力和情绪也会被带回到家里，家里和工作场所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像被融合在一起了一样。

在陈赞一笔下，现代都市底层小人物生活的家与工作场所的边界

被消融了，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死环，人们找不到可以逃脱的出口，整个物理空间进行了重新构建。比如在《火》中，余烈驾车看到小山丘着火了，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他小学三年级时所住木屋区的一场大火，邻居黄太太想从火场搬出更多的东西而被烧伤，这个情景经常在梦境中出现。这两个场景像是的物理空间在梦境中、在现实中出现了折叠，这两个场景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了。余烈在职场苦心经营，一直想往上爬。在家里余烈一直想换更好的车，换更大的房子，收藏更多的火柴。一天妻子打电话说儿子在储物间玩火柴引发大火，余烈赶紧开车回家，一路上还在想换更大的房子，储存更多的火柴。在这里小时候的火灾，小山丘的火灾和自家的火灾折叠了，储物间是他心爱的最值得骄傲的收藏空间，变成了着火点，变成了烧毁一切的发源地。荣耀之处和毁灭之地折叠了。小说开头写余烈开车看到无关乎自己的小山丘失火，他隔岸观火，想起了小时候的虽关乎自己，但没有切实伤害的失火，小说结尾余烈依然是开车奔赴对自己至关重要的火灾现场，他还是以隔岸观火的心境在构画买更大房子储藏更多火柴的美好图景。余烈把三场与自己关系紧密度不同的火灾折叠了，把三场火灾的边界模糊了。作者用了首尾呼应的手法表现出余烈已经陷入一个没有出口的不断循环的封闭死环中。

2.拓扑折叠对微型小说日常生存场景的压缩与延展

陈赞一的微型小说将香港底层人物生活的场景、职场和住所进行了具有拓扑性的折叠，运用这种叙事手法，把底层小人物生存的场景进行压缩，通过压缩进一步拓展了小说的主题深度与广度及象征的哲

理意蕴。比如在《何月满》中，作者把主人公的活动区域压缩在中秋节夜晚的一间只有三百平尺左右的残破简陋的烧腊店里，在这个被熏黑的灯泡的照射下，在油渍满布的桌布上，作者把客人与饭店伙计的处境与心境折叠起来，在被极致压缩的狭窄空间里，更渲染了这两位孤独的老人的凄惨境遇，使人物形象更立体了，使小说的叙事从具体可感的物理世界，拉伸到更加深远的抽象的空间中，表现出无限深远的毫无出口的生存的孔洞中。

3.日常空间折叠具象化生存闭环的边界重构

陈赞一的微型小说常常把主人公日常生活的空间进行折叠，使主人公的生存闭环变成可感的具象化。比如在《再来一次》中，何金发邀请余牧师到他的一千余平尺左右的公司，说他被确诊为癌症，并且已经转移，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并表示，如果让他再来一次的话，他要回归家庭，并且多花些时间陪女儿和父母，也表示要去教会崇拜，余牧师和他一起祈祷和医治。一个星期后，何金发去医院检查，发现癌细胞全部消失了。何金发又疯狂地投入到生意中，也不去教会崇拜，也不回归家里了。十四年后，何金发再次邀请余牧师到他的万余平方尺的三层楼的公司，他又被查出患了癌症，已经扩散，估计只有三个月的命，他再一次表示如果再来一次，他还要回归家庭，去教会崇拜，话没说完就断气了。何金发在生存空间中不断地循环，把自己困在封闭的死环中。当他患病的时候，就要从公司，回到家庭，皈依到教会，但是当他病好了，再一次回到公司营营役役，当再次患病要回归家庭和教会时，没说完就断气了。作者把何金发的公司、家庭、教会折叠

起来，并且不停地在重构他生存闭环的边界。

（二）折叠空间里生存日常的重复逻辑

在陈赞一的微型小说里，经常表现主人公重复的日常行为，他们做着重复的工作，过着重复的循环的人生，他们的生存空间被折叠起来，他们的生活场域、生存状态被死死锁住，他们的日常行为被封闭成循环嵌套的运行轨迹。比如在《一生》中，驾电梯的老伯，每天的固定的重复的动作，形成了他永远也突破不了的像驴拉磨一样的圆形磨道的死环。

1.折叠空间中日常生存的自动化重复逻辑

在陈赞一的微型小说里，个体被困在折叠空间的循环中，就像机器链条上的螺丝钉，跟随着机器的轰鸣，被裹挟着刻板地盲目地向前运行。就像卓别林表演的《摩登时代》一样，日复一日的重复，使个体变成了没有头脑，没有思维的自动化地重复着机械的动作。个体在工作场景、在固定的时间、在固定的地方机械地重复着固定的工作，久而久之，连兴趣、好恶、情绪都变成自动而机械循环的了，像被电脑设定了的固定的程序，按时重复着固定的动作和同样的情绪表达。

比如在《无余》中的四海小厨每天上演着同样的情节，作者一直运用重复的逻辑，叙述这里发生的一切。作者重复叙述每天的凌晨五时，凌晨六时，午饭时候，食客点餐，石斑鱼为求生所做的各种努力，晚上八时，食客点餐，石斑鱼做着各种努力来求生。而小说的最后一句是：“凌晨五时，四海小厨的水族箱只有水，没有鱼。”[19]小说中

[19] 陈赞一：《死亡死亡》，加略山房有限公司，2002 年，第 120 页。

的固定的时间节点上演着石斑鱼固定的求生情节，表现了在折叠空间中的循环死结，每天凌晨五时雷打不动的只有水没有鱼，昭示了前一天石斑鱼最后的结局，也开启了新一天石斑鱼的死亡宿命。

2.循环嵌套的行为闭环中的劳动周期

在陈赞一的微型小说中，个体在循环嵌套中，个体的生存在完整的闭环中循环往复的重复着。在这个闭环中，个体的劳动周期也是在不断地重复中。劳动的周期不是直线型地延伸，而是在折叠的空间中不断地机械地重复[20]。比如《一生》中驾电梯的老伯的工作是刻板重复的，永远在闭环中循环，没有任何的变动和推进。又如《无余》中四海小厨水族箱中的石斑鱼，它们的劳动周期也是在无休止地循环，每天五点水族箱是空的，说明前一天的石斑鱼都没有逃脱死亡的宿命，都被食客以各种各样的吃饭吃掉了。六时运来了石斑鱼，它们也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到第二天的五点，水族箱又被清空，今天的这些石斑鱼都逃脱不掉死亡的命运，石斑鱼各种求生的挣扎都会在食客就餐时徒劳地上演。每一次的循环都会被嵌套到更大的生存闭环中，让劳动个体被困的意识和自我的感知都消失了。

3.折叠空间里生存日常重复逻辑的无解性强化

行为锚点的重置需要存在的空间基础，一旦空间基础崩塌，行为锚点的重置就会失去效力，个体在折叠空间中的循环重复的行为就会变得没有进展，没有推进，也没有逃离的出口。比如在《毁》中，谢牧师在快餐店遇到做装饰工程判头的中学同学何力传，何力传在看

[20] 伏·巴尔佳斯基，伏·叶弗来莫维契著，裘光明译：《拓扑学奇趣》，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98 页。

报纸的股票版，他想把赚到的钱保质就买了股票。谢牧师就对何力传说积存这么多世上的财物是没有意义的，假如今天晚上就去世了，积存这么多世上的财物有什么用？何力传说他今天晚上不一定会死，即使他死了，他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可以继承财产，谢牧师劝他再生一个孩子，何力传说他不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再去养育一个孩子，再说他太太已经结扎了，并且对谢牧师的劝导感到不耐烦。半年后，他俩在街上碰到了，谢牧师问何力传的股票赚了多少钱，何力传说三个月前全放出去了，用来做他儿子的殓葬费了。何力传信誓旦旦的说即使他死了，也有儿子继承他的财产。但是儿子死了，一切都崩塌了。生存的空间和境遇都改变了，锚点重置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所有的悲伤与无奈都成为逃不脱的宿命。

（三）空间折叠对生存日常合理性的拓扑扭曲

空间折叠把空间折叠起来把时空进行卷曲，把离得比较远的两个空间相互靠近，折叠，重合。在文学创作中指隐喻空间被打乱重组，让本来独立的空间叠合在一起。空间的这种折叠改变了空间已有的固定的本性，导致空间正常的本性变得扭曲，混乱而荒诞。

1. 日常合理性在折叠空间中的崩塌逻辑

个体认识事物，都是以特定的视角，在个体认知的基础上，渗透了个体的三观，而形成的合理的又独特的方法，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认知滤镜。当空间折叠后，日常的空间变得扭曲变形，个体常规的认知经验失去了原来的判断效力，对空间折叠后的现象，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在陈赞一的微型小说中，表现出在认知滤镜失效以后，日常合理性颠覆的路径和轨迹。比如在《忽然不见了》中，有德去墓地看望上个月刚刚逝去的母亲，发现墓地附近的公园中二十八年一直都在的木棉树不见了，一点迹象也没有了，就像压根就没有过这棵大树一样。二十五年前，这棵大树见证了有德和倩文的爱情。十五年前存德夫妇带着儿子大志捉过棉絮。存德把木棉树的存在当成理所当然，当成精神的寄托，就像对妈妈的存在一样，现在妈妈没了，木棉树也没了。存德只有两个月没去公园，木棉树就不在了，颠覆了二十八年的认知的习惯。拓扑学的空间折叠，把过去影像扭曲变形了，木棉树没有了，地上长满了野草，存德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就像无时无刻不在的母亲突然离去所造成的空白与悲伤一样让人难以接受。

2.认知错位强化生存闭环的无解性

在折叠的空间中，任何事物都是扭曲的，人也是被扭曲的。固有的认知被颠覆了，当人们倔强地极力想用原本的思路去解释现状时，反而使自己在折叠空间所制造的扭曲的现状中变得更加荒谬和混乱，陷入毫无解脱的无解之中。比如在《无余》中，四海小厨水族箱里的石斑鱼，它们一直按照在水中的认知中所形成的固有的求生经验，不停地寻找生存下去的机会，但是生猛的被杀了，扮死的被杀了，诈病的也被杀了，想逃出去没成功的也被杀了，跳出水族箱没人看到的也死了。最后剩下的两条鱼，其中一条鱼问另一条鱼，是不是因为害怕才游来游去。那条鱼说它是因在能游来游去时游来游去。这富有哲理的话，说明这条鱼看透了折叠空间中的无解性，水族箱就是被折叠的

空间，任何进去的鱼是不可能活着出来的，这里就是待宰的屠场。

3.认知错位成为闭环维持的核心动力

空间折叠颠覆了日常经验的合理性，如果个体依然在折叠空间使用原来常规的经验，就会受到空间折叠逻辑的反向规训。如果个体不可能放弃常规的法则，就造成了认知错位，如果个体认清现实的话，因为折叠空间所形成的闭环就破了，如果个体依然坚持旧的认知，每一次执着的坚持，都会给空间折叠所形成的闭环添柴拱火，为无解的闭环提供继续的能量。

比如在《火祭》中，张民好是一个作家，他多年前创作的一篇小说到现在还没有人肯发表，但是居然和一部电影的内容特别相似，他不能接受这个现实。这篇小说是自己创作的，是自己的心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百思不得其解。他变得沮丧、暴躁、绝望，他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质问，他不理解为什么这部电影能和他的小说这么相似，然后继续追问，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人肯出版这部小说，即使现在有人肯出版这篇小说，也没什么用了，大家都以为他是抄袭这部电影的。他是不会让别人侮辱这篇圣洁的小说，他无助地不停地在思考，该怎么办呢。最后他忍痛割爱地痛下杀手，他决定把这篇小说焚烧献给上天，他觉得只有神可以收留它，只有主才能明白它的价值，只有上帝能够知道这篇小说是他百分百的原创。他用火柴点燃稿纸正在烧毁的时候，正在洗菜的太太一把夺过稿纸，嫌烧稿纸会熏黑厨房，把稿纸丢进肮脏的垃圾桶。他执着于当初的追求，但是折叠的空间已经实现不了他追求目标，但是张民好依然不放弃。他一直用自己原本的

追求在努力来修正人们的价值取向，他就不停地在折叠的空间里打转，他一直给这个闭环增加动力，就使这个闭环不停地旋转。

四、拓扑视域的文学表达价值

拓扑视域下的文学表达，是利用空间的变形，打通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中间的壁垒，使对现实世界的写实与精神之维的隐喻结合起来，通过空间折叠等方式消融传统叙事的线性边界，把个体人物抽象的精神困境以可触摸的空间形式表现出来。提升了文学对个体的抽象精神表达的技巧，更使微型小说以小见大，在极短的篇幅中，融汇了更深沉的思考和更深刻的哲思。

（一）用折叠与循环重构故事肌理

拓扑思维为微型小说的创作开拓了新的视野，给微型小说的传统创作手法注入了一潭源头活水。拓扑思维运用折叠与循环，改变了传统的直线型单一维度的一次元叙事，为微型小说所表现的内容做了很大的增容，使一次元单维度叙事变成二次元多维度的空间架构，使微型小说的主题和隐喻变得更加圆融和立体。

拓扑连通打破了微型小说传统的线性的叙事逻辑，在传统的叙事顺序中，不管是顺序、倒序、插叙、补叙还是平叙，都是在一个线性的叙述框架下进行的，只不过调整了在线性叙事中的先后次序，传统的叙事逻辑都是在线性的单维度的层面上进行的，都是按照线性因果的链条进行展开的。传统的叙事逻辑是把个体的生存轨迹，或者称之为命运，放在线性的层面做链接式的展示。拓扑连通则是剪断了这个传统的叙事链条，并对这叙事链条进行扭转、变形甚至折叠，对本来

线性的单一维度的叙事空间进行重构，让本不相干的节点进行连结和联通，让抽象的隐藏的空间与逻辑直接显现。让传统微型小说讲一个精彩的完整故事的叙事逻辑，能让读者在多个空间悟出不同层面的多个互相交织的版本的主题和隐喻。

比如在《何月满》中，作者打破了对客人一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的线性的解读，设计了比客人处境更惨的烧腊店伙计何月满，通过多元的缠绕形成了生存的闭环，把两个人的孤独漂泊通过折叠连通，表现出社会中因为各种原因而造成的生存困境，也表现出名字中的“圆满”与现实中的孤寂相对立的隐喻，从更深层次表现了这种错位与生存闭环。

微型小说通过折叠与循环进行叙事，让读者重构认知。微型小说通过拓扑折叠和循环叙事，打破了线性叙事，使本来单向叙述变成在闭环中不停地循环，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读者在这种叙事中，逐渐地也跳出了单一维度的线性的叙事框架，进行了认知的重构，解读出现代人的精神困局，被围困在折叠空间里，进行永恒的命运的轮回。

比如在《顺服》中，在基督教的爱筵和感恩会上，甲会友太太小产，但是最后保住了孩子，顺利生产，他感谢主。乙会友的太太小产，孩子流产了，他感谢主，他们的心里很平静。这两种看起来互相矛盾的认知，被折叠到同一个信仰的层面，让因为流产而感谢上帝的看似荒诞的认知，循环到作为基督教信徒，是绝对相信上帝的安排是对的这个信仰层面。打破了读者以前固有的得到了就高兴，得不到就悲伤

的认知，重构出拓扑式的认知，在成功时我们享受快乐，在失败中，在苦难中也有上帝对教徒的赠予。让微型小说在区区文字中，装下了更多的对信仰的执着，对苦难的承受，以及更高层次的追寻和诘问。

拓扑思维是实现微型小说以小见大创作理念的最佳手段。在《奶奶怎会变成有害的昆虫》中，爸爸念孝告诉儿子承祖蟑螂是有害的昆虫，见到它就要打死，并且亲手教承祖如何打死蟑螂又不打出内脏。承祖的奶奶出车祸突然去世了，念孝非常难过，这时从外面飞进一只蟑螂，承祖刚要打死这只蟑螂，念孝马上制止，并且说他可能是奶奶的魂魄来看他们。念孝认为蟑螂是害虫，并教承祖打蟑螂是一种常规的线性认知。奶奶意外去世后，念孝说可能是奶奶魂魄变的，是通过拓扑折叠把两种认知折叠到一起了，把人生的无常与亲情中的深挚与无奈展现在拓扑的折叠的空间中，体现了微型小说的以小见大的文体特点，把亲情、对生命的认知都揉进了短小篇幅中。

（二）通过拓扑转译，让主题表达更具穿透力

通过拓扑思维的转译，可以把微型小说中所表现的个体抽象的精神困境变成可感知可触摸的具象，让读者更容易感知和共鸣。是把微型小说中的抽象的主题表现在可以被感知的空间里，把抽象的概念转译为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可以触碰的切身感受。读者可以通过角色在扭曲变形的空间里的遭遇，更深刻地感悟主题穿透力。

比如在《张教授之死》中，张教授死了，医院方面说是自然死亡，他以前的同事在一起分析张教授的真正死因。冷倩凝说几年前她去张教授家拿资料做论文，晚上八点张教授拿着太太的遗照，那天正好是

张太太去世一周年，他早上去为太太扫墓。张教授还向冷倩凝讲起她和老伴生活的不易，以及与太太分离的痛苦。冷倩凝也没有安慰张教授，所以她认为张教授是因为思妻情切而自杀的。钱进财说两个月前他去找张教授商量合伙做买卖的事，才知道无儿无女的张教授过继了一个干儿子，钱都被干儿子骗走了，张教授连上老人院的钱都不够了，钱进财也没有给张教授钱，他认为张教授是没有钱生活才自杀的。吴安说有一天张教授打电话给他，说老人院孤独寂寞，想让吴安去看看他，吴安也没有去看他，他认为张教授是因为孤单寂寞自杀的。戴智德听后说，也许是我们杀死了张教授。张教授的困境与以前同事们的冷漠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陈赞一通过多个空间的拓扑折叠，把社会中人们的冷漠在多个空间的折叠中具象地表达出来，把人世间的孤独冷漠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使主题更加深刻，也更具穿透力。

在折叠空间里，拓扑思维把抽象的个体存在的焦虑转译成可感知的具象，把抽象模糊的焦虑转化为可感知的实体，更强化了拓扑具象的感知穿透力。比如在《宗教大全》中，子仁辛辛苦苦攒下五千二百元，要去购买心仪已久的《宗教大全》，想了解不同宗教有什么共同点，当得知家里的菲佣的丈夫去世了，子仁二话没说把这笔钱给了菲佣，让他回家料理丈夫的后事。妻子问他不是想买《宗教大全》了解不同宗教之间的共同点吗，子仁回答他已经知道答案了。他省吃俭用攒钱要买的《宗教大全》，和帮助社会更底层的菲佣料理丈夫后事的两个空间被折叠起来。读者从这个空间的折叠中感悟到不同宗教的共同点就是爱人，胜过作者直白地说出小说的主题与隐喻，提高了读者

的感知力。

（三）批评视野的拓展，为微型小说评论提供跨学科的新范式，丰富文学批评的理论工具箱

运用拓扑学进行微型小说的评论，运用这个跨学科的理论机制来分析解读微型小说，为微型小说评论提供了一把新的锁钥。传统意义上的微型小说分析，往往从意象和叙事入手，从单一维度的线性因果进行分析。引进了拓扑学的分析方法，更能解读微型小说的以小见大，以小见深的特点。通过拓扑学空间折叠、边界消融的理论，更能把对微型小说的解读提升到空间哲学层面进行深刻的剖析。引进拓扑学理论，使文学评价中只能进行描述性的质性评价，也加入了来自数学领域的精准的量化评价，使质性和量化相结合，打破了文学评论单一学科体系的壁垒，使文学评价的工具箱又多了一种评论机制与体系。

比如在《顺服》中，用传统的评价体系，很难评判两位基督徒在孩子顺利降生和孩子流产的时候都要感谢主的是与非。如果运用拓扑思维为微型小说评论搭建的跨学科的评论新范式，通过拓扑学的非对称折叠的视角去解读，这两种对主感谢在二元判断这个空间折叠中模糊了边界，进入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解读。

从传统评论的视角对《何月滿》进行评论的时候，只会驻足于中秋节团圆节日的夜晚两个无家可归的孤独的老人的情感交织这一主题的解读。如果以拓扑学空间折叠的理论来评论的话，就会关注客人诉苦的空间，与伙计何月满的默默陪伴与服务的空间相互折叠，在月圆人不圆，团圆的节日人不团圆的共同节点上的重叠，所表现出的更

深层的社会命题。打破了单一评价体系的桎梏，为微型小说提供了新的评价体系。

跨学科范式下的批评工具扩容，用拓扑分析填补微型小说 “道”层面的理论空白，比如在对《思念》的传统评论中，评论者一般会停留在宗教教条与人性温情的冲突的表层主题之上。如果运用拓扑学理论来分析的话，就会找到李先生的亲人去世了不能摆放逝者的遗像，否则就是偶像崇拜，与赵牧师在师母的遗像前摆设百合花在怀念的这个重叠的节点，得出爱可以超越宗教形式的神圣性的“道”层面的结论，把微型小说的主题提升到精神层面。

陈赞一在微型小说中，通过生存循环的拓扑具象和空间折叠下的日常生存闭环，揭示了香港社会底层人物在生存困境中的无法逃离，找不到出口的现状。展现了都市社会底层人物对理想的追求，虽败犹荣，也表现了平凡的人们对精神的求索，对信仰的坚持，在苦难中享受神的恩赐。陈赞一运用拓扑学的空间折叠与循环的理论架构和具体实践，将抽象的生存焦虑转化为可以感受和感悟的具象，强化了主题的穿透力，也提升了读者的感知力。拓扑学理论的引入，也打破了传统的文学本位的框架，提高了文学批评的层次，打通了抽象与具象之间的壁垒，解决了文学批评中以具象的形态阐释抽象的理论的问题。从拓扑学的视域来研究陈赞一微型小说创作，既可以分析陈赞一微型小说创作中的空间折叠和生存循环，也为微型小说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从拓扑视域来看，陈赞一的微型小说具有很强的独特性。把陈赞

一的微型小说放在香港文学中进行考察，可以发现陈赞一的微型小说以拓扑学中的空间折叠与生存循环的思维，把香港都市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具体形象，把盛行香港多年的香港本土的具象的香港叙事，提升到哲学及“道”的层次，开辟了香港具有现代性和平民性的精神追求之路。这种书写是深刻而富有哲理的，是对存在本质的思考与实践。把陈赞一的微型小说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来考察，他跳出了传统小说创作的惯性，简化微型小说的情节，淡化微型小说中的社会讽刺性，通过对拓扑学理论的引进，揭示了都市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的闭环，深入揭示微型小说的深刻哲理，完成了从微型小说对传统具象的揭示，向形而上的华丽转身。用极少的字数，极短的篇幅，表达哲学和神学的范畴，填补了国内微型小说跨学科阐释的空白，为现当代文学的文体创新提供了重要的范本。在华人微型小说创作方面来看，陈赞一笔下的揭示香港都市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的经验，通过拓扑学的普遍化逻辑，将有望转化为全球都市底层平民阶层共有的生存镜像。陈赞一这种在微型小说创作中引入拓扑理论的实践，对微型小说文体的创新，微型小说边界的拓展都是一种有益的开拓。陈赞一的微型小说在香港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华人文学中占据着独特且不可替代的地位，他的微型小说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